

雁子捎來的訊息

——評吳念真的「邊秋一雁聲」

王
郁
林

楔子

吳念真，本名吳文欽，民國四十一年生，臺灣省基隆瑞芳人。現就讀於輔大夜間部會計系。以「看戲去囉」及「白鷄記」連獲六六、六七年聯合報小說獎，作品有「抓住一個春天」、「邊秋一雁聲」兩本短篇小說集。

以誠懇的眼光來看社會，用真摯的心寫作，作品中滿懷對人性的關愛與同情，正如「邊秋一雁聲」一書封底所記的：「人性本是善良的，故世人的衝突大

都是起於無心，起於隔閡和彼此的誤解。吳念真以其年輕的心靈認知這個事實，並始終以其作品來強調人與人間溝通的必要。「邊秋一雁聲」給人的感受便是他對人世所投注的真切的了解與同情。這種因對人性的關愛，而用敏銳的觸鬚去探索生命的小說家，是臺灣目前年輕作家中相當傑出的一位，這也正是我們選擇他的「邊秋一雁聲」，作為我們探討對象的原因。

「邊秋一雁聲」是作者的第二本小說創作集，共收錄了「豐饒的山林」等十個短篇，其中以「邊秋一雁聲」、「還鄉前後」較具代表性，「青月茶坊的夢魘」是作者嚐試改變筆調的作品，在書中是較特別的一篇。「看戲去囉」，是吳念真作品中震撼力最強的一篇，曾獲六六年聯副小說獎，故亦列入本文討論的範圍，下面即就吳念真作品特色、人物、語言、敘述各方面加以探討。

邊秋的一雁鳴聲

也許是由於職業環境的關係（吳念真現白天在市立療養院工作），他在「邊秋一雁聲」這本集子裏的

小說有一個重要特色，他所描述的人物，大多不是白痴，就是心理不甚健全，在社會上被視為奇形怪狀的一羣。這是社會上的一個特殊層面。作者對這些人感動，極力為他們作解釋，使得這些角色得到作者和讀者的同情。正因為他對這些人有一份特別的感情與特別的同情，故其作品中總是關懷多而批判少。作者將書名訂為「邊秋一雁聲」本無任何意圖，但以本書所寫皆為某一特定階層，為社會上無人注意的淒涼面，恰如邊雁般獨飛在無人注意的天際一隅裏，吳念真以雁鳴來喚起大眾對他們的注意與同情。書名恰巧涵蓋了本書的主題，這大概是吳念真所始料未及的吧！

描形繪影·栩栩如生

正如詹宏志先生所說的：「描形繪影是吳念真最大的本事。」他所創作出來的人，很容易讓我們覺得他眞的存在，幾乎每一個人都是鮮活、眞實的，就生活在我們周遭。最深刻的包括「還鄉前後」那個斷了手的孩子弘道、把孫子寄來的錢藏在餅干盒裏的老祖母、「茶」裏的顧先生、顧太太，以及「邊秋一雁聲」中那位自己就是精神病患的精神科著名醫師，在

在都使我們覺得自然合理而生動。

當然，他也有失敗的地方，就像吳念真曾提及的：「不喜歡『婚禮』這篇，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田清祥這樣肯揹負別人的十字架，如此完美的人存在。」「邊秋一雁聲」中的總醫師就有類似的情形。總醫師在文中是社會正義的表徵、道德的形象，基本上人格太完美了，例如在全文關鍵的總醫師和院長吵架是，總醫師竟一點兒猶豫也沒有，似乎毫不在乎可能會丟掉飯碗，完全是一種道德正義的表現，不甚合乎人性，所以給人的感覺是牽強的，反而沒有卓醫師這個「真真實實的人」來得感人了。

生活化的語言

對白是小說的靈魂，最能表現出人物的個性。在最近的鄉土文學作品中，許多作者在對白方面喜歡用「擬聲法」，故意把方言的聲音擬得很精確，讓它跟實際上的文字有所區別，而接近口語。在我以為：小說中使用鄉土俗語，固然能使文章更形生色，但若用得過了份，反會使文字讀來不易上口。人物的個性應不是表現在對話中的俚俗語詞，不同的身份，說話的

語氣也會有所差異，即使捨棄類似方言的文詞，依然能表現出人物的個性來。吳念真在對白方面最大的特色，就在於他會捕捉到「真正的我們平常人說的句子」，直接地表達方言的意義，而不必使用方言擬聲的文字。他的對白可以說是「生活化的語言」。

娓娓道來。扣人心絃

吳念真的文字簡明易懂，敘述引人入勝。他常把身邊所接觸到的一些故事以小說的方式呈現以來，那個故事感動他，他便把這個故事表達出來感動別人。而且他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一向是同情多於指責，敘述多於分析，作品中很難找到冷嘲熱諷或窮兇惡極的字眼，總是用不亢不卑的語氣，平鋪直敘的娓娓道來，充滿着濃濃的關愛與深切的同情，緊緊扣住讀者心絃，是一個很成功的敘述者。

但是，就小說的意義來說，作者所做的是一個社會切片的工作，不僅僅是反映一些社會現象，更應深入去探討造成這些社會現象的原因。吳念真所作的即僅是一個反映的工作，而沒有深入去探討這些社會現象背後的因素。如果在「邊秋一雁聲」篇中，作者

能再深入體會一下今日工商社會中人與人相互競爭傾軋的悲痛、個人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則文中精神病院董事長及院長等人的偽善和醫生個人生命的苦痛、迷惘將會更加深刻感人。如果在「掌聲」中能更深入探討伊士美進入歌壇的原因及社會背景，則此文的可讀性必大為提高。吳念真若能對此加以改進、努力，必能更上層樓。

嚐試突破下的產物——青月茶坊的夢魘

一個作家在習慣了某種題材格式後，必然會試着去突破，以期跳出以往的窠臼，超越自我。「青月茶坊的夢魘」很明顯的可以覺察出作者試圖突破的意念。吳念真一反過去的敘述手法而改採新聞報導的方式寫作，在書中十個短篇裏成了很特出的一篇，但是特出並不就是傑出，嚐試改變的作品未必就是好的，「青」文中那個傀儡般的看門人甲必丹、那個孤獨的女人、那些茶坊中的女孩的描寫都不够深入，且無法明確的掌握主題，讀者對這篇只覺得生澀難懂，而作者亦承認這是嚐試改變中的劣品。

看「看戲去囉！」

就一個年輕作家來說，環境對他的影響幾乎是必然的。吳念真這個來自山鄉裏的人，在他的小說集中寫出了對鄉人情感的濃厚懷念，和故園殘破的感慨。這樣的情感雖是多數人都能擁有，但在風塵中打滾了十餘年仍能保有這份質樸淳厚的並不多見。

「看戲去囉！」很明顯的是作者對自己父親的真實寫照。作者筆下的父親，以對久遊歸來的兒子竟視若無睹和搶切年糕的舉動看來，並不是個正常的人，然而在弔亡親友時的那份情感及抹去痰中血絲不顧兒子擔憂的父性表現，又豈是不正常的人所能有的？在世俗的眼光來看，正如妹妹所說的「父親是個瘋瘋癲癲的人」，但作者了解父親之所以這樣，是心靈重創的結果，是外來因素的刺激，因此在作者意識中的父親，永遠是嚴肅的、沈默的。

作者雖沒有用很多敘述來刻劃父親，但從文中細膩的動作表現中，可以知道這個社會和家庭所賦予父親的壓力是多麼的重，把一個曾經是英挺而壯碩的男人折磨得神經異常，這種異常是因現實絕望而生的，

既然對現實絕望，於是便想轉求精神的慰藉，故對那些被現實折磨而死的親友，生成執着的懷念。

「死是神想製造出一些雛妓，一些童工的手段罷了！」，這是作者對現實無奈而產生的腐辭，這羣山裏的礦工是遭人遺忘的一羣，他們的生活不但清苦，而且有着生命的顧慮，一旦災變，就只得產生一批新的雛妓和童工來。眼見着鄉人的不幸遭遇和問題的未見改善，無怪作者有這樣偏激的想法。「看戲去囉」實在是作者對社會的哀鳴和控訴啊！

文末那麼淒厲的一聲：「——看戲去囉！」與黃春明「魚」中的「——我真的買魚回來了！」有着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魚」中的呼喚是上下兩代

親情間的呼喚，而「看戲去囉」却是一個對現實絕望而企圖於另一個世界中求得慰藉的呼喚，然而他喚得的，却是那幽幽的空谷回音「——看戲去囉——」，迴盪在山谷，也迴盪在每一個讀者心底，久久，久久不絕……。

結語

近年來，描寫社會中下階層的小說家愈來愈多，但真正能扣人心絃，使讀者能為之一掬同情之淚的好作品却不多見。我們喜見吳念真成為文壇上的一支新生力軍，希望他能繼續秉持着他那一向誠懇、真摯的特色，以敏銳的筆，來作一個對社會的諍諫者！

故國啊！您讓我魂牽夢繫

華振之著

故國神遊

一、二、三集每集七十元

郵購單集九折

三集合購一八五元

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